

外国文学知识丛书

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



北京出版社

外国文学知识丛书

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

何乃英

北京出版社

外国文学知识丛书

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

XIAMU SHUSHI HE TADE XIAOSHUO

何 乃 英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99,000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800

书号: 10071·563 定价: 0.91 元

出版说明

为了帮助读者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时加深对它的理解，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外国文学知识丛书》。丛书的内容主要是评介外国著名作家及其作品，包括对作家生平的介绍、作品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的分析等。

这是一套普及性的通俗读物，读者对象是中学教师、中等以上文化水平的学生、干部以及其他文学爱好者。在介绍文学知识时，语言通俗易懂，论述简明扼要，力求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尽可能吸收当代对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新的研究成果。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给以指正。



夏目漱石

目 次

一、家世与童年	• 3 •
二、青少年时代	• 17 •
三、中学教师生涯	• 30 •
四、留学英国	• 43 •
五、初期创作	• 52 •
六、踏上专业作家之路	• 79 •
七、前三部曲	• 92 •
八、后三部曲	• 107 •
九、晚年生活与创作	• 132 •
十、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	• 148 •
* * *	
(附): 夏目漱石生平创作年表	• 154 •
编后记	• 164 •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九日，日本近代文坛上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当时，他的书房里紫檀木制的书桌上，还整整齐齐地摆着一摞稿纸，最上面一张纸的右上角工整地写着“189”三个小字。

这几个字成了他的真正绝笔。

这位作家的一生是短促的，只有四十九个春秋；他的创作生涯尤其短促，只有十二个年头。但在这短短的十二年间，他不顾病魔缠身，发愤创作，先后写了十五部长篇和中篇小说、七篇短篇小说、两部文学理论著作，此外还有大量的小品文、诗歌、评论、讲演稿、谈话稿、书信、日记等。连续不断伏案执笔使他的身心受到严重损害。到了晚年，他几乎写一部小说就要病倒一次。待到写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明暗》时，他的身体已经极端衰弱，加上这次写作持续半年之

久，精力消耗过大，最后终于支撑不住了。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他奋力写了《明暗》的第一百八十八节，为了不忘明天继续写第一百八十九节，便在新稿纸上记下了“189”三个字。然而，第二天早晨，他就卧床不起了。《明暗》终于没有完成，“189”也就成了他的绝笔。

他没有虚度年华。他用他那支生花妙笔为我们有声有色地描绘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动荡不定的社会面貌，维妙维肖地表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他的名字将永远记载在日本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史册之上。

他，就是日本著名小说家夏目漱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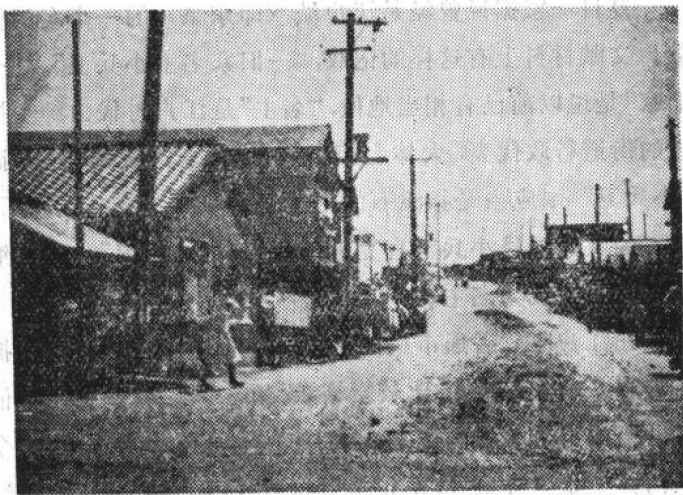
家世与童年

夏目一家据说曾经是江户城（即东京）的一个名门望族。文献材料上有这样的记载：“一旧家名主小兵卫”。“一旧家”是说以前已有相当地位，“名主”是江户时代由绅士担任的街道行政代表，大体上相当于乡、保长之类的职务，而“小兵卫”则应当是指漱石的祖父夏目小兵卫直基。以后，漱石的父亲夏目小兵卫直克被任命为“名主见习”，而后继承其父正式成为名主。

在江户时代普通市民的眼里，名主掌握不小的权力，拥有相当多的收入，生活比较富裕，颇有一些威风，实在是个值得羡慕的身份。按照规定，他们的住宅可以配置正门，这个正门其实是个办事处，不仅执行行政权，而且有一定的司法权和治安权，令人望而生畏。漱石的家庭也是这样。他晚年回忆自己童年生活时写道：“据我的记忆，町里的人都管

我家叫‘正门，正门’。当时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现在回想起来，大概因为配置台阶和威严正门的住宅，町内只此一家吧。台阶上面并排挂着狼牙棒、钩竿子、钢叉以及褪色的马灯等等，昔日情景，连我也还记得。”不言而喻，这些狼牙棒、钩竿子、钢叉、马灯之类，都是为了抓捕、惩治“犯人”用的。

自然，名主也有高低之分，大小之别。小名主只能管理一、二个町，大的可以统辖三、四十个町。漱石祖父夏目小兵卫直基负责管辖牛込（日本字，读 kōmī）马场下横町等十几个町，到他父亲夏目小兵卫直克时，仍然继续保持这个规模。这样的名主虽然不能算是最大的，也称得起是相当有地位的了。



出生地马场下横町附近

漱石听人说过家里从前遭盗的故事。一天夜里，八个

强盗覆面提灯，持刀而入。他们对漱石父亲声明，这次前来并非想要杀人，而是为了借用军饷。漱石父亲断然拒绝。可是，强盗们不答应，说是附近酒店掌柜指点来的，隐瞒也没用处。父亲无奈，拿出几个金币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嫌钱太少，不肯就此罢休。这时，母亲着急地说，连你钱包里的也给他们吧。据说那个钱包里的钱约有五十两。强盗走了以后，父亲斥责母亲不该多管闲事。五十两实在是个不小的数目，能在身上装这么多钱，其生活境况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也就无怪乎酒店掌柜宁可头皮被强盗擦伤，也不肯拿出一个钱来，而一口咬定夏目家有的是钱了。

漱石还听说过姐姐们去看戏的盛况。她们半夜起身，为防意外，由男仆护送乘事先预定的篷船，到戏院附近的茶馆稍事休息，才被引到池座后面略高的观览席上去。这种席位可以充分展示她们服装、发饰、面容的美，有钱人家争相入座。幕间休息时，演员的跟班会把她们让到后台去，请演员给画扇面。这是她们的光荣，而这种光荣不靠金钱的力量是买不来的。回家的时候仍然乘同样的船只，走同样的路线，并且还要男仆提灯去迎。

这是从前的事，等到漱石记事的时候，家境已经大不如前了。正因为如此，漱石听到这些情景，不免大吃一惊——“从前有过那么豪华的生活吗？想到这些我总觉得如同做梦一样。”

以前漱石家在江户附近的青山有不少地产，从那里收来的租米足够全家人吃。可是，这个家庭后来衰败下来了，

以致漱石本人关于老家的记忆总是带有一种灰溜溜的气氛和寒酸可怜的影子。家道中落的原因是什么呢？一方面与明治维新有关。维新以后，原来依靠旧制度作威作福的人垮了下来，身为“名主”的夏目一家自然也不免受到冲击。不过，“名主”身份失去以后，漱石父亲还曾一度当过区长，家里又有相当的积蓄和足够的租米，经济条件仍然比较宽裕。显而易见，夏目一家的衰败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或许由于被人欺骗投资赔本，或许由于吃喝嫖赌消耗家财，实在情况如今已经难以考察。

漱石生于一八六七年二月九日，旧历正月初五。这一天正逢庚申之日。按照迷信说法，在这天生的孩子长大要成小偷，为了预防，可以在名字上加个“金”字，所以取名为“金之助”。这个名字带有世俗气味，所以漱石后来担任东京大学讲师时，还曾因为这个名字受到一部分学生的奚落。他家当时住在江户牛込马场下横町，就是现在东京都新宿区喜久井町。

漱石的父亲先后娶过两个妻子。前妻死于一八五三年。她留下两个女儿，长女佐和比漱石大二十一岁，次女阿房比漱石大十六岁。后妻名叫千枝，一共生了五男一女。长子大助比漱石大十一岁，次子荣之助比漱石大九岁，三子和三郎比漱石大八岁，四子久吉比漱石大五岁，三女千贺比漱石大三岁。漱石是千枝所生的最后一个孩子。

漱石出生时，日本社会正处在剧烈的变动之中，幕府与天皇之间的夺权斗争愈演愈烈。第十五代幕府将军德川庆

喜企图自任国家元首，而让年仅十六岁的天皇失去实权，类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地位。一八六八年正月，双方军队在鸟羽伏见遭遇，战斗仅仅进行了四天，幕府军队便土崩瓦解，德川的计划也就全部化为泡影了。正月六日，即漱石周岁生日的第二天，德川狼狈逃回江户。四月四日，天皇下达将德川幽禁水户的旨令。四月二十一日，天皇军队进驻江户。七月十七日，江户改称东京。九月八日，改元明治。十月十三日，天皇抵达东京。从此以后，开始推行一系列内政外交的革新政策，掀开了日本历史的新篇章。这就是有名的“明治维新”。维新运动对漱石一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八六九年三月十日，政府下令罢免东京市内二百三十八个名主，撤除他们的“正门”（漱石小时还曾看到过他家的“正门”，可能是因为撤除命令没有坚决实行）。漱石本人这时虽然尚在襁褓之中，但是日后却也不能不感受到维新带给自己的种种影响。

漱石生下不久，就被送到别人家里当了养子。漱石后来回忆道：自己出生的时候，母亲已经有了相当年纪，有人便讥笑她到这个年龄还怀孕实在丢脸。大约并不仅仅为了这个吧，总之自己生下不久就被父母送到别人家里去寄养。那个养家的情况，当然没有可能留在他的记忆里，不过长大以后听说似乎是靠买卖旧家具度日的一对贫穷夫妇。漱石和那个旧家具店的破烂一起被装在小竹筐箩里，每晚暴露在四谷大街的夜市上。一天晚上，他的姐姐不知为什么路过那里，发现了他，大概觉得可怜，便把他抱在怀里带回家

来。然而，据说那夜他怎么也不肯睡，整整哭了一个通宵，他姐姐因此还被父亲严厉斥责了一番。

这是漱石第一次当养子的大致始末。母亲没有奶，兄弟姐妹多，以及晚年生子脸上无光等，都可能是让他当养子的原因；不过，这也说明当时家境不佳，经济条件不大宽裕，以致养活一个孩子也感到是一种沉重负担了。

“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从寄养之家被抱回来的。但是不久又成了另一家的养子。我记得那确乎是四岁的事。我在那儿长到八、九岁懂事的时候，由于那个家庭发生了奇妙的纷乱，所以再度回到自己的家。”——这里所叙述的是漱石第二次当养子的情况。但所谓“四岁”却未必准确，可能是一岁时的事。第二个养父盐原昌之助和漱石父亲一样，维新以前也是一个名主，维新以后当过户长。他家起初住在新宿附近，后来由于他改任浅草户长，所以迁到浅草三间町。

漱石对于这次迁居还有一些印象。他只觉得生活的舞台突然变了，寂寞的农村从记忆里迅速消失了。于是外面装有椋子窗的小房子朦朦胧胧地出现在他的眼前。这所没有大门的房子座落在一条小巷似的街道旁边。那条街道又细又长，并且左右弯曲。犹如他的记忆模糊不清一般，养父家的房子也始终是昏暗的。他不能把阳光和这所房子联系在一起。他患了麻疹，在这昏暗的窗子里辗转着，又哭又叫，不分青红皂白地在身上乱抓乱挠。

他在养家的地位似乎颇为微妙。一方面，盐原夫妇虽

然是十分吝啬的人，可是对于漱石却格外宽大。例如：在大人也不怎么穿西装的时候，就给他做了小西装，买了时髦的浅锅底形毡帽，他喜欢什么玩具就给他买什么玩具。另一方面，盐原夫妇这样对待漱石又有明显的目的。他们对漱石总是不放心，千方百计想要把他化为自己的私有物。寒冬夜晚三个人在火钵前相对而坐时，他们往往向漱石提出这类的问题：“你爸爸是谁？”“你妈妈呢？”“你真正的爸爸和妈妈呢？”得到满意的回答以后，两人便相视而笑。有时养母还不满足，又进一步追问道：“你到底是谁的孩子？跟我说实话。”这使漱石感到为难和生气，故意默而不答。她接着又问：“你最喜欢谁，爸爸还是妈妈？”漱石不肯迎合她的心理，仍然默而不答。事实证明，他们企图勉强从外部把自己亲切的感情灌输到孩子心里的努力，却在孩子身上引起了相反的结果。

不久，奇怪的现象在养父和养母之间发生了。一天晚上漱石偶然睁开眼睛一看，发现夫妇两人在他身边吵得很厉害。这对他来说是突然的，他哭起来了。第二天晚上，他的熟睡又被同样的争吵声音打破了。他又哭了。随着这种骚乱夜晚的增多，两人的骂声也次第增高，最后竟至动起手来。打的声音，踢的声音，骂的声音，使他幼小的心灵感到恐怖。起初，他一哭，两人的吵闹就停；后来，不论他睡着醒着，吵闹都毫不客气地进行下去。

漱石的年龄尚小，不能理解这种从未见过的情景为什么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现。他觉得讨厌。他不懂什么道

德、是非之类，仅仅自然而然地觉得讨厌。后来，养母对漱石说明了事情的经过。据她说，她是世上最好的人；反之，养父是很坏的。不过最坏的还是一个名叫日根里胜的女人。提起“那家伙”、“那个女人”之类的词时，养母就做出委屈得不得了的表情，从眼睛里流出泪来。然而，那种夸张的表情只能使漱石感到不快，此外任何效果也没有。

原来，由于养父同日根里胜发生了关系，养父母之间产生了纠葛。这是漱石七岁时的事。后来矛盾进一步发展，盐原夫妇的关系不能再维持下去，终于在漱石九岁时离婚分居。其后，漱石一度 and 养母一起回到自己父母家住，又一度 and 养母单独生活，还有一段时间和养父及日根里胜住在一起。不过，留在漱石幼小头脑中的，只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印象：不久，养父从他的眼里突然消失了，夹在通向河边小巷和热闹大街之间的旧居也不知忽然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发现自己和养母两人住进了一所未曾见过的奇特房子里。

但是，这种变幻不定的生活似乎没有继续多久。到底是因为物质缺乏呢，还是因为养母改嫁不得不改变现状呢，漱石由于年纪幼小，一点也不明白。不管怎样，养母又从漱石的眼里突然消失了，漱石则不知何时被送回了家。不过这时漱石人虽回来了，户籍却还没有恢复。

这里还要提到一个事情：漱石对他养父后妻日根里胜带来的女儿阿莲似乎颇有好感。这个姑娘长得很美。但是由于当时漱石年纪还轻，不大能够鉴别女人的美丑，也没有

对她产生明确的爱恋，只是怀着一种近乎羞涩的奇妙感情。阿莲后来嫁给一个军人，然而关于她的记忆却长期留在漱石的脑海里，并以种种形式不断出现在漱石日后的作品中。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这次“初恋”影响到漱石的一生和他的绝大部分作品，他的小说之所以以恋爱和夫妻关系为主要题材，原因就在于此。这种说法虽不免失之片面，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漱石一八七六年从养父母家回到自己父母身边的时候，并没有产生回到老家的感觉。因为当时他父亲已经六十三岁，母亲也已经五十岁，所以他一直把他们当成祖父母，仍然叫他们爷爷、奶奶。父母仿佛也认为突然改变从前的习惯不好，若无其事地听任他这么叫。

漱石不象普通的老生儿那样受到父母宠爱。这可能与 他性格不驯顺以及和父母长期分离等等原因有关。尤其是父亲对他冷若冰霜的态度，长期印在他的心里。尽管如此，他从浅草迁到牛込时，不知什么缘故心里感到非常高兴，而且那种高兴劲儿表现得很明显，以致谁都能够看得出来。

有天夜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漱石一个人正在屋里睡觉，忽然听见枕边有人不断小声叫他的名字。他吃惊地睁开眼睛，只见周围一片漆黑，根本没法判断是谁蹲在那里，只好聚精会神听对方说话。听着听着，才发现那是他家一个女仆的声音。她在黑暗之中对漱石耳语似地说道：“你认为老爷、太太是祖父、祖母，其实他们是你的父母啊。刚才我听见他们在说，‘大概因为这个才那么喜欢这个家吧，真